



爐邊剪影

艾文会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爐 邊 剪 影

艾 文 会 著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工厂生活散記，包括六个短篇。“一个据说‘思想并不先进’的先进生产者”写一个厂里工会主席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对待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故事；“送别老崔”写一个来中国鋼厂学习，准备回国从事建設的朝鮮青年；“旅途夜話”写一个热衷于祖国建設的青年工人；“新厂的旧事”刻画了一个热爱劳动的老工地主任的形象；“真实的故事”通过一个生动的生活小故事，写出工人給予一个知識分子的思想教育；“煉鋼能手楊錫恩”和“閻春洪”是写天津市先进生产工作者楊錫恩和閻春洪的先进事迹。

从这本小册子里，能看出工人的忘我劳动和他們的高貴品質。

爐 边 剪 影

艾 文 会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3/4 字數 52,000

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次

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30

統一書号 10072-206

定价(7)0.26元

目 录

一个据说“思想并不先进”的先进生产者.....	1
送别老崔.....	16
旅途夜話.....	21
新厂的旧事.....	31
真实的故事.....	57
煉鋼能手楊錫恩.....	63
閻春洪.....	77

一个据说“思想并不先进”的 先进生产者

我坐在聚兴轧钢厂的工会办公室里，听唐主席对我介绍凌善福的情况。

“这老头呀，你说他落后吗？有时他也挺卖力气；你说他先进吗？他要不高兴就不干了。他就这么个人。他的最突出的特点可以说是古怪！”唐主席以一个负责干部的口气结论式地对我宣称，“别看他是个先进生产者，我们并不同意你们去宣传他！因为他那些成绩并不是在先进思想支配下创造出来的；他只不过是和我们领导上争气才这么干的。”他一直看着桌子上的墨水瓶，“这个老头不只是在生产上古怪，在对待同志上也古怪。”说到这里，唐主席抬起眼睛直视着我，“譬如，你今天去访问他吧，要赶上他正高兴，可能会把你接到家去，炒上两盘菜，打上半斤酒，给你谈半夜。要赶上他不高兴呢，他会拿白眼珠子翻你两眼，‘谈什么？我今天没时间！’把你搁在那儿，他干他的活去了。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我们领导上纵容他对记者这样摆架子呢，其实他对我们也是这个样。不用说我们，人家五金工会张部长找他谈话，他也爱理不理的啊！”

唐主席一面说着，我心中就出现了一大堆问号：“为什么他这么古怪呢？”“唐主席的看法是否有问题？”“怎么创造了那么惊人成绩的人会这么古怪呢？”最后我把疑问集中到“唐

主席的話是否可靠”的問題上來。我仔細地看了看他，瘦瘦的臉，戴着一副淺色眼鏡，那汗毛似的鬍子大概一次還沒有刮過。雖然他那故意裝出來的“幹部氣魄”和結論式的口吻，是要顯得自己“老練”些，但實際上，他恐怕還不到二十五歲。我決定首先弄清唐主席是個什麼出身的幹部，我問他：

“唐主席和凌善福在一起工作很久了嗎？”

“也不算太久，從我一做工就跟他在一塊。”

“您也是軋鋼工人出身？”我從語調上暴露了自己的惊奇。因為我一點也沒看出他是工人出身的模樣來。

“你大概看着我像知識分子吧？”唐主席臉上第一次出現了笑容，他說，“你看着我像工人幹部嗎？哪兒不像呢？大概你們眼中的工人幹部都是老粗吧？莫非我們就不許學點文化嗎？”他故作惊奇，“我從十四歲就在此兒做工，今年二十四了，能說不算工人？”他看了看表，又用鄭重其事的語調說，“一會兒我還要開會，你看關於凌善福，你還要談些什麼問題吧？”

我在頭來工廠之前，曾看過凌善福的“先進生產事跡登記表”，那上邊寫着他有三十年工齡，今年五十九歲了。為了使雙輪雙鏈犁在春耕前送到農村，他曾絞盡腦汁想法加速槽鋼的生產，為了把舊軋鋼機改成萬能軋鋼機，他曾五天五夜只睡十七小時的覺，為了晚上畫圖，還和老婆打過一架。尤其給我印象深的是工會聯合會填的“上級工會意見”——那上邊寫着“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改造軋鋼機是他主動提出來的”。為什麼唐主席卻說他這一切努力都因為要和領導上爭一口氣呢？我不能不問問他：

“你說凌善福的先進事蹟是為了和領導上爭氣才搞出來的，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說過了嗎？”唐主席大概因為我這樣鑽牛角尖，心中有點不耐煩，“不信你可以親自找他談去，只要你不怕碰釘子就成。”

“不是不信啊，我是希望你談仔細點。”

“好吧！”唐主席又一次看他的表了，“我還有四十分鐘時間，我給你從頭說說吧。”他掏出一個咖啡色皮的煙盒，伸過來叫我拿煙。我因為不會吸，就謝絕了他。他抽着煙，給我介紹凌善福的古怪脾氣。

“他的脾氣這樣古怪，當然是因為我們教育的不好。這當然是我們的缺點。不過，教育他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我們不是沒找他談過，也不是談的工夫小，可是，你有千條妙計，他有一定之規。反正他閉着嘴不哼不哈，你有什麼辦法呢？他是我們廠子的人，如果你們宣傳他，那不是我們的光榮嗎？可是不能弄虛作假啊！”

“譬如改造軋鋼機吧！這是他最主要的先進事蹟。這件事他是賣了力氣。那工夫，他五天只睡了十七個小時的覺。如果他不把軋鋼機改成萬能式的，二月底我們無論如何生產不了八百噸槽鋼。沒有我們的槽鋼，十五個廠子的一千來個工人就要停工待料。這樣，五千人雙輪雙鋤犁在春耕前，就到不了農民兄弟手里，也就妨礙了農民兄弟的豐產計劃。沒問題，凌善福這一手來的很突出，在客觀上，功勞是不小的。為什麼他有這麼大的功勞，我說他思想不先進呢？我一說你就明白

了。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是一月三十號，那是我們接到軋槽鋼任務的第三天。那時候我們還是那套舊設備，大家正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想不出辦法來，忽然我們工會生產委員想起凌善福來啦，‘唉！’他說，‘到醫院去找凌師傅吧！也許他有好法子。’於是我們就打發這位生產委員找他去啦，那時候他的重感冒已經好啦，我們想叫生產委員接他回廠來商量，可是他一下子不高興了，不但不出院，還說他也沒法子。生產委員說了半天好話他也不聽，只好自己回來了。我們動員大家又想了半天，也沒想出好辦法來，就去找重工業局的謝科長。我們想把這任務推給別的廠去干。謝科長不同意，他說我們可以克服這個困難，而且說全市除了我們別處軋不了槽鋼。我們說，我們接受這個任務可以，可是二月份出不了八百噸，至多能出四百噸，因為我們要用十多天工夫改變設備。當天談得很晚，也沒有作最後決定。第二天上午這個謝科長不知怎么把凌善福找來啦。凌善福硬說二月份可以軋八百噸槽鋼。我們問他具體辦法，他說他要把舊軋鋼機改成萬能軋鋼機。前天我們生產委員問他，他還說沒辦法哩，只隔了一夜他就有辦法了。你看這不是故意和我們領導上鬧別扭嗎？他要是早告訴我們，我們何必找謝科長打退堂鼓呢？他那脾氣我們都知道，誰也沒敢問他為什麼昨天不講。我們只好耐着心請他談具體作法，問問他需要多少時間。他拿出一個圖來，說是只用五天就可以改好。我們問他試軋要用幾天，他說三天。二月份只有二十八天，除去八天還有二十天，這時間哪能軋八百噸槽鋼呢？再說他所預計用的八天也只是大概的估計，根據

过去的經驗，試制一件新产品，一般总会有些难以預料的困难，再多耽誤一兩天，就連二十天也不到了，軋八百噸槽鋼这不是开玩笑嗎？而且有千来个工人等着用这槽鋼去做双輪双錘犁呀，万一軋不出来，这叫国家損失多大呀！他只不过是工人，要弄不出来你也只不过是批評他一下就完啦，可是我們要对党对上級負責任呀。对啦，我还忘了告訴你，当时我們厂的資本家——也是我們的厂長，得了肺病，休养去啦。党支部書記被提拔当公股代表去了。工会副主席是才提拔上来的新干部，可以說厂子主要是由我負責，我当时考虑凌善福的做法太冒險，沒有同意。今天看起来，当然有点保守，这个我已經檢討过了。不过凌善福在当时也未免太猖狂了，軋鋼机还没动手改，他就批評我官僚主义，还說我看不起人。总之，一切帽子都給我扣上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意見嗎？这純粹是私人报复，三、五反运动前，他和資本家經濟关系不清楚，我曾叫他到五反办公室問过一次，为这，他就对我記上仇啦。他就是这么个人。他記我的仇，我可不能記他的仇。虽然他是要和領導上憋一口气，我們可不和他憋气。我明知道帮助他完成計劃就等于打了我自己的嘴巴，可是八百噸槽鋼是国家的任务，我还是动員一切力量帮助了他。你可以找他去談，你可以問問他，要是离开了領導和群众的支持，他能成功嗎？可是从軋鋼机改造成功之后，他却更看不起人了——不过他看不起人，不是吹大話，却是更古怪了。古怪到根本不和入談改造軋鋼机这件事……”

“什么？”我打断了唐主席的話，“你不是說他高兴了，可

以和我談半夜嗎？”

“談半夜是可以談半夜呀，可是他和你談改造軋鋼機的事！”

“我要問他，他也不談嗎？”

“這我可不敢說，”唐主席稍微思索了一下才說，“反正他不和我們廠里的人談這件事。你去了，要赶上他高興，他也許談。這種脾氣古怪的人，誰能說得准呀？”

“到底為什麼生產委員找他他不談，謝科長找他他就談出辦法來了呢？”

“我問過生產委員，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問他本人了沒有？”

“問啦，他說那時候還沒想出來。”

“真的嗎？”

“這就不知道了。”唐主席又看了看他的表。

“問謝科長了沒有？”

“謝科長第二天就去上海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不過我要去開會了，你還要找他本人嗎？”

“我还是想找他本人談談，”我說，“听你这么一說，我可能要碰釘子……”沒等我說完，唐主席立了起來說：

“不過，我給你介紹的情況你一定不要和他談。還有，他要不理你，那我可就不管了……不是不管，教育他的責任我們还是要負起來的，可是快六十的人了，教育他也不容易。”唐主席已經走到門邊，他伸出手來說，“再見吧！”

考慮了五分鐘，我就到車間去找凌善福。也許是由于我

赶的好时机吧，他见到了我并没有不高兴。当时他正聚精会神地在操纵着一部大车床子旋转。我对他一说话，他就把车床停住了，很快地摘下油污的手套和我握了握手。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虽然没有笑容，可也没有讨厌我的意思。看了工会主席批了字的介绍信后，他迟疑了一下，打量了打量我，又看了一遍介绍信，用一直扶着车床摇把的左手手背揩了一下麦粒长短的连鬓鬍子说：

“你找我谈这个有什么用？”

“我想在报纸上写篇文章。”我老实地告诉了他。

“写万能轧钢机怎么改造的吗？”他十分认真地看着我。

“我听说好像你们领导上在这工作中还有些缺点。”

“这个你也敢写吗？”他脸上掠过一个含意很深的微笑，“你不怕得罪人？”

“那就看看你敢不敢把心里的话告诉我了，”我有意激他一下，“我听说你不敢谈出这件事，是吗？”

“你不用跟我玩花招。”他不客气地揭穿了我的企图；又用挑战似的声调“哼”了一声，才微笑着说，“咱们俩，看看谁不敢吧！你别像谢科长似的，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就好啦！”

“你相信我敢把你们领导上的缺点去登报吗？”

老头正把他的车床又开起来，连看我也没看，马上招手叫蹲在地下用锤头敲打什么东西的一个小伙子过来，对他說：“你看着车床子！”

我跟着他走出了这个有兩架车床、四个钳工案子、一座打铁爐子的房間。我寻思他大概要找个清靜的地方去談，誰想

走出来沒几步，他停下了：

“軋鋼廠這套玩藝你熟嗎？”

我正想老实地告訴他，我是第一次來軋鋼廠，想和他談完話後，去參觀一下，可是他沒等我張嘴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說：“走吧！我先領你到軋鋼車間去看看。”

在這很短的接觸中，老头用自己的行動推翻了唐主席的看法。我不但沒有覺得他“古怪”，相反地，我覺得他很好接近。除了臉上皺紋比別人多，鬍子比別人多，那身半舊的藍布制服比別人髒點以外，其餘的一切我覺得都是很平凡的。黢黑的四方臉，中等個子，不胖不瘦，多少有點駝背的體態，粗大的手掌，以及那不客氣的接待客人的方式，這一切都令我覺得他和其他工人差不多。令我覺得“老头不像一個古怪的人”。如果說老头也有他自己的特點的話，我覺得是他那飽嘗人生經驗，可以隔着肚皮看見人心的那對眼睛。

我正思索着，我們走進了車間的大門。老头叫我看這套“軋鋼的玩藝”，的確非常必要。一個只在遠處聽過鋼錠從機架上掉在地面的鋼板上那“當唧唧”的巨響，而沒進過場門的人，他是沒法了解軋鋼工人的。如果說因為工人用大鉗子夾着紅得發亮的大鋼錠進行操作，因而車間溫度很高才叫“高溫車間”，我看還不如說因為工人的勞動熱情，比這紅鋼錠的溫度還高而叫“高溫車間”更恰當。那手急眼快又有節奏地用鉗子夾送鋼坯；那軋鋼機上軋輥的“嘩啦啦”顫動；那鋼錠掉在地下鋼板上“當唧唧”的巨響，使你一走進來就產生了一個印象：“這兒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干活——是名副其實的戰

場。”那些穿着粗帆布工作服、臉上被汗水和鋼沫弄髒了的小伙子，很容易使你聯想到沖鋒中的戰士和爆炸礮堡時的突擊手。如果你曾當過騎兵，只要一閉眼睛，你就會覺得你正置身於一個鐵騎鏖戰的疆場，你便會聽見成千上萬的鐵騎兵在縱馬急馳，格鬥和廝殺。我問凌善福：

“你就在這兒工作了三十年嗎？”由於機器的喧鬧太厲害，我湊到他耳邊，大聲地喊，“是嗎？”

他也附在我耳旁說：“前後一共十年，”他伸出兩個手來，“兩個五年。”停了一下，他又說：“三十年里我走了十八個工廠，跑遍了全中國。”

“都是軋鋼廠嗎？”

“十個軋鋼廠。”

“那幾個是什麼工廠？”

“車、鉗、鉚、焊我都干過，還學過織布，還挖過煤。”

“這里的活，”我指着整個軋鋼車間的一切活動說，“你都干過？”

老頭拍着我的膀子，叫我回過頭來，他說，“你看見這個爐子了嗎？這叫烘鋼爐，我在這兒就干過四年。”

這個爐子有農村的三間矮坯房那麼大，里边的大火，像被關在籠子內的好多獅子發怒似的那樣哼哼着。冰涼棒硬的黑鋼錠不斷從這頭被推鋼機送進去，紅得透明的炙人皮膚的鋼錠，不斷從那頭一根一根地拉出來。當時在爐子旁邊操作的一共有五個人。我問凌善福：“你也干過那個活？”

他說：“都干過！”他又指着軋鋼機說：“左邊的叫第一排

軋鋼機，右邊的叫第二排軋鋼機，每排我都干過兩年。”他拉着我走到第二排軋鋼機旁邊一個靠牆的角落蹲下來：“你看見不斷轉的這些輥子了嗎？這叫軋輥。以前只有橫着的這些輥子，沒立着的這些輥子。萬能軋鋼機和普通軋鋼機不同主要就在這裡。它的好處是什麼呢？一來有了立着的這些輥子，可以使橫着的輥子不容易折斷，二來可以保證產品質量。你別看不起這兩點好處！斷一個軋輥就得把整個車間都停下來換新軋輥。換一次就耽誤兩個多小時。我們以前產量低，都因為換軋輥把時間耽誤了。

“保證質量就更不用解釋了。質量要達不到要求，怎麼能提高產量呢？再說這東西還有第三個好處，用普通軋鋼機來試軋槽鋼，如果發現‘孔型’不合適，就要拆下來另車，這樣，工夫就費老了；可是萬能軋鋼機呢？你發現‘孔型’不合適，不用拆下來另車，在軋鋼機上就可以調整，這就省了許多時間。”他立了起來，我也立了起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費唾沫的話不在這兒，這個很容易說明白。咱們找個清靜的地方說說去吧！”

“別耽誤了你干活呀！”我說，“要不等你下了班再談？”

“我看你是個怪痛快的人，”他不高興了，“又想快点談，又要不耽誤活，哪有那種事呀？你那介紹信上不是寫着，最好今天下午談嗎？”

我真後悔不該叫工會主席在介紹信上注了那麼句話，而且既然已經耽誤了人家干活，何必又這樣假客氣呢？我一面想着，趕緊說：

“当然我希望快点談。”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这人就是有什么說什麼！我討厭不說實話的人，為什麼有的人來找我，我就干脆不理他呢？就因為他不說實話。明擺着他是想問我對領導有什麼意見，偏要說‘我和你隨便談談’，‘我和你談談心’，我沒那麼些閑工夫。要談，就直截了當地談，不談就拉倒！為什麼我願意跟你談呢？就是因為你頭一句話就告訴我，要在報紙上寫文章，第二句話就告訴我你知道我們領導上有缺點。有什麼說什麼，這才是辦事的人！”

我倒吸了一口涼氣，心想：“亏了我事先考慮了五分鐘，要像每次採訪似的，用那老一套開場白，大概現在我也早已回家去了。”

在他們軋鋼車間南邊，有一個瓦礫鉄搭成的高大寬敞的長棚，那里邊存放着大柴小柴的鋼錠；還有軋好的元鋼、三角鋼、工字鋼等。棚子的東頭緊挨着一棵大柳樹，我們坐在棚子邊那柴鋼錠上，它正好用自己鵝黃色的嫩枝，遮住了已經有點威力的太陽。由於那柴鋼錠比地面高出了四五尺，所以抬頭一望可以超越了工廠的圍牆，看到海河裡來往的大小船隻；也可以看見海河沿岸的蔥綠的麥田。再加上車間不斷傳來的鋼坯掉在鋼板上那“當唧唧”的一聲聲巨響，這個地方就不僅使人想起了祖國和春天；而且也使人想到了正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祖國——這個年青巨人的前進的步伐。凌善福點起一支煙來，把我交給他的那封介紹信又從口袋裡掏出來看了看就開始了一段非常令人痛快的談話：

“我正想找人替我寫篇稿子，找不到人哪，你來的正好。”

他用力吸了几口烟，把大半截烟头抹灭了。显然他是想起了别扭的事情，很不高兴地說：“我一想起来就生气！人們白提意見，直到現在还那样。不管別人費了多么大勁，也不管对生产起了多大作用，反正只要是好事情，末了总得归到我們生产委員身上去。只有他一个人先进，別人都落后！簡直是一点道理也沒有。”他又点上了一支烟。

“为什么要把一切好事情都归到生产委員身上呢？”

“人家是劳动模范，是工会主席的眼珠子，是聚兴轧鋼厂的旗帜呀！功劳不归人家还成？！你就別提把工人們恨成什么样了；就說这次改万能轧鋼机吧，好几个老工人到医院去找我，他們已經琢磨的差不多了，可是就不願找生产委員去談。他們不願意黑夜白天鼓搗半天白白給生产委員湊了模范材料！你看看工会主席干的这偏心眼的事，对生产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哼！我已經拿定主意了，不管工会主席怎么不滿意我，恨我，我也要把他这偏心眼糾正过来。大概工会主席給你介紹我的时候，說我古怪了吧？只要誰对他有意見，敢批評他；反正不是古怪，就是落后，再不然就是搞小圈子！这哪像个工人干部呀，哼……”他只吸了兩口的那根烟，早已灭了，拿到嘴上一吸，这才發覺。他点着了烟才說：“他是不怎么好斗，可是我們工人們要斗斗他，我們核計好了，要不說就誰也不許說，要是說开头，那就非跟他斗到底。改轧鋼机那时候，我对他發了頓脾气，那不頂事，他假模假式地檢討一下就完了，实际上他心眼里还是向一边偏着。这回再不能上他那当了……”

“他的心眼还向一边偏着，这有什么根据呢？”

“当然有根据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改轧钢机的事情没有我们的名字，只笼统说‘群众创造的’，他一直对上級說我們改轧钢机是和他赌气，說我們結成小集团想把劳动模范压下去！这不是偏心眼？这公平嗎？”

“他向上級說的話你怎么知道的？”

“在工会扫地的那个工友亲自听见的呀！他叫馬志敏，不信你可以去問，他說官司打到工会联合会，他也可以去做証。咱們可以馬上去問他。”

“先別忙，”我拉他坐下，“你們打算怎么跟他斗呢？”

“我們要找個可靠的人写一份材料，写出来我們复写几份，每个报纸我們都送一份。別看五金工会張部長袒护他。王主席可不一定袒护他。这次我們要把材料直接寄給王主席。”

“你們末尾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別的目的我們也沒有，只要他把‘眼鏡’摘下去，別光看着一个人就行了。”

我想起唐主席說凌善福曾經和資本家在經濟关系上，鬧不清的事情来。想問問他，又怕問砸了鍋。我这么一犹豫，他看出来：“你想什么呢？不願意跟我們一塊干嗎？”

事情已經發展到了这种程度，我只好把实話告訴了他。不过我沒說是工会主席說的，只說：“除了改造轧钢机这件事外，別的事是不是还有讓你生气的呢？”

“哼！”他又用才見面时那种对陌生人的眼光打量着我，
“又要繞弯子嗎？”